

社会热点

□雷钟哲

卫生部门要求降“用药收入比重”，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“设备检查收入比重”。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 7 个支架，血管成了“钢铁长城”。这说明“过度医疗”久治难除，而且还花样翻新。

真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你要降低药品收入比重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那么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，他就要“堤内损失堤外补”，用增加大型设备检查频次，如核磁共振、CT 等等，来提高医院利润。甚至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，药品收入所

占比重看似下降，但该降的没降，不该升的反而升了，等于按下葫芦起了瓢，乃至不按葫芦也起瓢！

其实不难理解，这也是利益博弈中的必然回合，或者说是医疗改革中的阵痛。某种意义上说，非得经过各种各样你来我往地较量，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、无花样的和花样翻新的，在阵痛的充分发作之后，才会分娩出一个健康的婴儿——医疗改革的成功。舍此，恐怕没有别的无痛分娩——轻松改良的途径。

但是，当一种措施过度使用的时候，就变了味道，可能会引起质的变化。就说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入 7 个支架，血管成了“钢铁长城”这种治疗，虽然解决了血管堵塞的问题，但

心脏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么多的人体异物，是不是需要打个“？”。

笔者质疑可能外行，可专家——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也说：“支架放 3 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，放 7 个纯粹变成卖支架。”你看，这是不是背离了救死扶伤的宗旨，把救人性命的医院，变成了任意“宰人”的场所？

有个段子说，一个人口袋里别了一支钢笔，别人说他是大学生；于是他再带一只，别人觉得他是干媒体的，于是他很开心，又带了一只别在身上，可大家不再认为他学问很大，倒觉得他是修钢笔的了。7 个心脏支架，就和此有异曲同工的效果。不同的是，这不是病人自我炫耀，而是医院植入——当然可能得到病人和家

属的同意。可这种同意，会不会是信息不对称下的“被同意”呢？

这种令人拍案称奇的事情，说穿了，“利”是其背后最大的推手。本来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，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（毛树伟说）。可是现在，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，而选择使用支架。据业内医生坦言，“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 10%至 15%的回扣”。这意味着，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，医生至少能拿到 2000 元的额外收入。这就是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。此外，支架的费用，国产出厂价一般为 3000 元，卖到医院价格上涨到 1.2 万元；进口支架到岸价 6000 元，用在病人身上涨到 2 万元。暴利如斯，谁能不怦然心动啊！

由此不难看出，医院回归公益，减轻患者负担的医改道路，不仅任重，而且道远，其中就有来自医院和医生的阻力。怎么办呢？当然不能放任医疗服务的变质，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帮助我们取得抗战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成果，重新失去；让白大夫当年救助的伤员和伤员的后代，依然为医疗重负发愁。故此，我们不仅要推动改革的各项措施的落实，还要针对新的问题和矛盾，制定新的应对招数。比如，对过度医疗或乱开大处方的医生，取消其行医资格，对其收受的好处费，按非公取人员受贿论处。对不良医院及时曝光，责任者给以处分，直至法律惩处。不如此，恐怕 7 个心脏支架，就不会是最高的纪录。

百姓观点

## 万科“毒地板”是谁下的“毒”？

□吴江

你所住的楼盘有无涉及安信问题地板？近日，一篇安信品牌为开发商提供“毒地板”的爆料帖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也将安信最大的客户——万科推到风口浪尖上。记者了解到，佛山涉及采用安信地板的万科项目有三个：一个全部交付，两个在建。佛山万科回应，目前已将现有的安信地板封存，佛山在建项目不再使用，并抽取样板送至质检机构，之后将第一时间向客户及公众披露送检结果。

作为国内房地产第一品牌，万科“毒地板”事件，无疑再次引发公众对于房地产质量的担忧。事实上，作为国内首推精装修房的房地产企业之一，万科此番栽在“毒地板”上，

的确也多少显得冤枉。毕竟，假如这“毒地板”不是万科出品，甚至根本不是万科主业，假如万科仍然只卖房子，不卖装修的话，也根本不会引火烧身，陷入不必要的麻烦。

不过，正如“谁的孩子谁抱走”，对于万科而言，既然向客户承诺了精装修，产品交付时，自然需要包含合格的装修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即便“毒地板”来自第三方供应商，但既然作为万科交付产品的一部分，其实自然是万科的孩子，万科当然需要对此负责。作为装修工程的负责人，与地板的采购者，何以让“毒地板”进入自身的采购链条，开发商显然难辞其咎。这就好比三聚氰胺可能未必是奶粉厂故意加的，但奶粉厂却必须为此负责一样。

应该说，万科对于“毒地板”事

件的表态还是可圈可点的，至少，王石的回应是万科将对此 100%负责到底。作为一种危机公关，王石的回应的确可以加分，但万科究竟如何 100%负责到底，由此而导致的消费者损失如何赔偿，显然应该尽快给出具体的对策和承诺。而这一事件，同样暴露出装修材料供应精装房工程中以次充好的潜规则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显然也不是装饰材料公司一个巴掌就能拍响的，开发商有无“睁只眼、闭只眼”的利益共谋，又为何没能把好质量关，同样值得追问。

最后，既然精装修房中出现“毒地板”，这究竟只是唯一的漏洞，还是冰山一角，同样应该引入第三方机构，通过更详细的检测，给公众一个交代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

## 跳楼频现岂止搅动企业平静

□胡应斌

广东东莞一家文具厂两名工人在 4 天之内第二次跳楼身亡。据说，几天之内因此事离开者已超过 400 人。

两名打工者的死去，与 400 多人的离去，从本质上讲，多有一致之处，那就是都在逃离。逃离什么？我想，无非是那个使人感到压抑的不安。比如，劳动强度与薪酬是否匹配？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？

这些问题的存在，当然不足以让人去跳楼，却可能引发员工的积郁，从而促使人下决心逃离。可以说，贯穿在这些打工者行为后面的

一条主线，即是浓浓的无力感、无奈感。仓惶逃离的背后，是打工者无根的飘摇、对未来路径的不确定，乃至不知何时又会发生的大逃离。

类似的情形绝非孤例，而是时下一些用工密集地区较为普遍的情形。特别是，打工者长期处于一个工作时间长、劳动强度大，而又缺乏关怀的境地之中，像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一样劳作而得不到排解。

从理性出发，没有人会赞成东莞那两名打工者的极端行为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得到“同情之理解”。如果业界不从根本上营造一个好的、弹性的工作环

境，不去真正尊重、关怀、善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，类似的惨剧不会是最后一起，而企业也不会总是能够保持所谓的平静。

此前，有员工自杀事件发生时，国内媒体及监管部门的反应很是激烈。遗憾的是，这股热潮似乎并没举一反三，着力于整治规范更多的国内企业。不知道，东莞新近发生的这两起跳楼事件，会不会成为一个改变的契机，还劳动者以应有的权利。惟愿经由这样年复一年的劳资博弈，以及监管部门的强力介入，会一点一点改善打工者的处境，让打工者一点点祛除“偏激”、放弃“极端”，心平气和起来。

## 凭什么一份快餐卖 380 元

□钱凤伟

最近，一位网友在微博中爆料说，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里吃到一份天价午餐，一碗牛肉面加一壶奶茶消费 380 元，并说这是自己在全国各大机场中吃到过的最贵的一份午餐。

即使是在航站楼里卖的牛肉面，也不过是牛肉面，而奶茶，就算是“特色雪菊奶茶”，也终究是快餐里的一壶奶茶。如今卖出了快餐里的天价，当然是因为，这是航站楼里卖的快餐。显然，其一，航站楼不是美食一条街，乘客并无多少选择，不愁你不来吃。其二，于乘客，行色匆匆，即使餐后发现上当，为了不误登机，也只能就范。于是，航站楼，名副其实地成了“贵地”。

颇耐人寻味的是，餐厅负责人

承认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他们餐厅的天价午餐了，他们也因此接到过机场集团的书面通知书，要求整改，要求明码标价。但显然“机场集团”所谓“要求整改”，也只是限于“书面通知”而已。

机场集团称，这是因为“他们只能对餐厅服务质量进行监督，但没有限价的权利”。这显然是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机场集团当然没有限价的权利，但现在的宰客，却是因为并没有按要求明码标价。比如，如这位网友所说，“吃完了她说一共是 380 元，当时听到这个价钱我也傻了”。而这显然是可以“进行监督”的。

据称对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餐费过于高的问题，自治区发改委表示，他们已建议机场集团引入竞争机制，在管理体制和机制上

进行突破，这确实很有针对性。独家经营，显然是现在如此肆无忌惮地宰客的底气所在。

然而，问题更在于，谁来“对餐厅服务质量进行监督”？如果依然是“机场集团”来监督自己“地盘”之上的餐厅，一旦这中间有利益的纠葛，而这事实上又难以避免，“监督”就不免虚晃一枪甚至“胳膊向里拐”。归根到底，航站楼不应是“法外之地”，而现在缺位的，正是相关执法部门的管理和执法。

## 18 人乡镇卫生院院长一家占 8 人 表妹姨妈均在列



□朱慧卿 文/图

丈夫是院长，妻子是会计，18 人乡镇卫生院，院长一大家就占了 8 人……连日来，一篇网帖在乐山当地引发关注。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，网帖所指医院位于夹江县新场镇，该院人员结构与帖子所述一致。夹江县卫生局对此回应：该院人员结构系历史原因所致，目前已采取措施，逐步改变这一局面。

# 广告